

名
家
随
笔

谁决定你的世界

我们正处在一个求真务实的时代，文学作品、媒介传播稍微过度的矫情雕饰都会使得读者感到不安，因而崇尚简洁而鲜活的随笔写作，帮助我们更确切地对生存状态加以思考和表达，更好地感受哲学意味、人生况味，因而这也将是一个许多随笔作品深入人心的时代。



上架建议：名家随笔

ISBN 978-7-5028-3955-0



9 787502 839550 >

定价：39.80 元

名家随笔

谁决定你的世界



《谁决定你的世界》继续着陈世旭早年间荣获小说《小镇上的将军》的深沉，作家本来就长着一双蒙难老将军鹰隼一般的眼睛，一个《谁决定你的世界》的书名引领着一大批直面现实的随笔作者，犹如老将军发出的一连串尖锐激越的追问。

陈世旭 著



地 利 出 版 社

C 目录

CONTENTS

序 / 聂震宁

元

人的价值 /003

再说人的价值 /005

给别人以空间 /007

再说给别人以空间 /009

比王者更高的是德者风范 /011

爱和人性的光辉 /013

正气存内,邪不可干 /016

不要人夸好颜色 /018

沉默是金 /020

干脆率直 /023

被谋杀在和解的誓言下 /025

谁是聪明人 /027

阿 Q 是差一点火候的庄子 /029

还是少拿名人说事好 /031

关键在事实本身 /033

提高情商的经验 /035

温和比尖刻好 /037

习惯成自然 /039

友谊需要理智 /041
加利福尼亚乡村的咏叹 /044
天上和人间的电 /046
真正不朽的纪念 /048
性灵和诗歌的本质 /051
高 下 /058
说话也是一种艺术 /060
宁愿默默无闻也不要遗臭万年 /062
唯愿我千万别是那种人 /064
有的难题并不需要答案 /066
什么是成功人士 /068
发现世界与发现自己 /071
再说发现自己 /073
人人可以是天才 /075
给自己以空间 /077
再说给自己以空间 /079
自我感觉良好 /081
再说自我感觉良好 /083
不为生气种兰花 /085
聪明与愚蠢 /088
夯实人生每一步 /091
道德律令发自内心 /093
用灵魂唤醒灵魂 /095
人生何处不折桂 /097
清风明月不用一钱买 /099
让生活充满喜剧色彩 /102
社交的最大技能 /105
人生的藩篱 /108
撒切尔定律 /111
善于发现别人的长处 /113

多少铜钹少人听 /185
大俗乎？大雅乎？ /187
“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辩 /189
好莱坞一得 /191
现代世界的童年人类 /193
名牌的压力 /195
不是谁都能享受慢速 /198
查理四世没想到 /201
反 差 /203
来而不往未必非礼 /205
洋 装 /209
礼貌是一种品质 /211
对“笑”的期望 /214
与东方品味迥异其趣 /216
武则天与华盛顿的无字碑 /219
迪斯尼乐园的灵魂 /222
法律 道德 国家利益 /224
文化工作者的良知 /226
哈佛大学的门面 /231
铸剑为犁待何年 /233
竞技乱弹 /236

利

文学的价值法则 /241
小说家者流 /244
文人无行的时代内容 /247
文人相妒是不幸 /249
文人的伎俩 /251
守住心灵的静笃 /253
去其黑者与去其白者 /255

元



人的价值

有一年到外地开会，来接站的人当中有一位是当地女作家，客人一上车她就分送给每人一本她最近出的书，书的封面是一整幅她的头像，扉页是她的简介，其实不简，很详细，具体到在不同单位历任的不同行政和专业的职务。自然是很让我们肃然起敬。没想到她本人觉得有那些资讯还不够，忽然主动向大家介绍说，她是某书记的亲家。

“某书记”显然不会是某街道居委会的支书，但我们外地来的又大都对政界孤陋寡闻，皆不知如何反应才比较恰当，表情不由就有些僵。

车上另一位来接站的人看我们尴尬，补充说，某书记是他们市委分管组织人事的副书记。大家这才齐“啊”了一声，连道“恭喜恭喜”。

但我却隐约听出，那恭喜多少含着一些幽默。也是啊，姑且不说我们并不是该市的市民，即便是，也跟那一级的高官八竿子打不到边，就是敬仰了，人家也未必领情。再说，敬仰高官，也未必就一定要敬仰高官的七大姑八大姨。这位女作家自己已有高级职称，还有可以赠人的煌煌大著，就是没有这样一位亲家，也一点不会减少我们对她的敬意，有了，那敬意也未必就有所增加。如此的画蛇添足，不免让人有一点惋惜。

在许多人眼里，大人物的价值肯定比常人大。跟大人物相关的人在许多人那里常常会失掉自己的身份，如果那位大人物叫“某某”，跟某某相关的人就常常被说成“某某的夫人”、“某某的丈夫”、“某某的父亲或母亲”、“某某的儿子或女儿”、“某某的兄弟姐妹”、“某某的学生、朋友、同学、同事”、甚或“跟某某说过话、握过手、同过车、拎过包、打过电话、见过

正气存内，邪不可干

“正气”，似乎是一个中医学名词。《素问》中有“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又引申为做人的气节，如文天祥的《正气歌》：“天地有正气……于人为浩然……”；“两袖清风”，则应该是出于明代于谦的《入京诗》：“清风两袖朝天去，免得闾阎话短长”。

春节期间，一位文学界朋友来寒舍小坐，谈及其所担负的团体工作，满腔委屈。最大的感慨是做人难，纵使你一身正气，两袖清风，也不能免遭非议，有时甚至受到很恶毒的攻击。

我这位朋友为人正直，处事严谨，担任团体工作之初，给自己立法三章：不张扬自己；按原则办事；与人为善。

颇有些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战战兢兢的样子。但三条中第一条好办，管束好自己就行了；第二条则难实行，闹不好就得罪人；第三条竟差一点给他惹祸：他曾积极向团体推荐，扶持一位业余作者。岂知那人参与非法出版活动，使团体不得不作出处分决定。其人竟迁怒于我这位当初举荐他的朋友，造谣中伤，栽赃构陷，广为散发诬告信件，上至省内最高领导，下至团体众多会员。连我这位朋友当初不肯吃他之请也被指为伪装“注意影响”，以图“篡夺文艺界领导权”云云。组织慎重调查的结果，自然是真相大白。但我这位朋友很伤心：知情者笑他是东郭先生，局外人仍旧疑云难消。更有些非分愿望未得满足的人故意利用已知歪曲的事实来非难他，以泄私愤。

我这朋友就引了前述于谦的两句诗，说他想辞去现职，重返书斋。对当年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一意爬格子的岁月无限怀恋。他向以淡泊出世自

擅长书法的这位企业家心里当时咯噔一响，马上意识到，事情糟在他送的那幅字上。那幅字，写的是元末明初王冕的《墨梅》：“我家洗砚池头树，个个花开淡墨痕，不要人夸好颜色，只留清气满乾坤。”

企业家满面忧愤，叹了口气：清高也是错。

我笑了。

你笑什么？企业家不解。

笑你抱怨首长不晓得你的“好颜色”，我说，倘若你真心“不要人夸好颜色”，何必送那幅字？不清高固然俗，标榜清高不一样是俗么？

企业家瞪了我一眼，悻悻然说：

你们文人，刻薄。

的不说，可说可不说的不说，不能不说的才说。“逢人且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守口如瓶，防意如城”，才有可能成为职场胜者，等等。

沉默又能表现一个人的成熟，给人美感。老子说“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多言数穷，不如守中”。聪明人不说话，说话的人未必聪明，夸夸其谈地与人争辩，即便赢了，也是把对手放到了平等的位子上，而沉默则可能使自己高高在上，居高临下，不屑一顾，拒人于千里之外，以内涵、深沉、力量、智慧让人尊敬、佩服甚至恐惧。

沉默的好处这样多，所以，人们把沉默奉为最佳生存方式之一。最好的口是金口，金口就是难开的口。所以有“沉默是金”的说法。

少不更事，到哪儿都是个话筒子，一群人中只要有我就只听见我的咋咋呼呼，人家八字没写完一撇我就脱口念出人字，常闹笑话。大人训我：你不开口没人把你当猪卖！也有人教我，病从口入，祸从口出。很多事情，不是想坏了、做坏了，而是说坏了，之类。我总不以为然：什么祸不祸的，大不了倒霉吃亏就是。阅历多了，才对“沉默是金”有了更多一层的理解。

在文艺社团呆了多年，目睹了无数与名利纠结的是非，也亲见了许多值得我终生敬佩的良师益友。我的一位前任，放弃了自己的写作，全身心投入社团组织工作，某次有了晋升机会，上级来人考察，座谈会上，一位业余作家霍然而起，不点名地厉声申诉自己受到压制。令在座其他人大为吃惊。因为谁都知道，我的这位前任是怎样从自然来稿中发现了，又怎样为他改稿提出详细意见，又怎样将稿子推荐给全国最有影响的刊物，又怎样在稿子发表后到处化缘为他组织全国性的作品研讨会，又怎样反复跑他所在的单位跟他的领导磨嘴皮子为他争取更好的写作条件。而他所申诉的“压制”，指的不过是最近一次选举参加全国性代表会议代表的落选。因为他的这次落选，我的这位前任事后急火攻心，私下里苦口婆心，向会议主办者请求增加名额，甚至打算将自己的当然代表名额作为交换。所有这些，我的这位前任无论在会上还是会后，也无论有多少人为他抱不平，劝他为自己申辩，但直至最终失去晋升机会，他都始终保持着沉默。

好久以后我问过他那是为什么，他淡然说，不为什么，只是觉得没有必要。

我从那次知道，所谓沉默是金，远不止是一种做人的技巧，更是一种做人的品格。

的不如意与之相比根本就不可同日而语，但鲁迅说的是：“捣鬼有术也有限。”我还听过这样一句话：任何吃不下东西都可以让垃圾桶去吃，任何解决不了的问题都可以让时间去解决。当然，我们不都是鲁迅那样的“骨头最硬”的人；“小人”是形上垃圾，也不像物质垃圾那么好处理，但这并不等于我们就只有听任精神伤害的份。事实上，尽可能清楚地认识了生活的复杂性，我们就在保持内心的尊严上走出了第一步。另外，我也不完全同意“小人”这样一种称谓。许多时候，“小人”也许只是医学所说的“被负性情绪困扰的人”，他们需要生理和心理的救治。

我们如果对救治无能为力，而又被折磨得不堪重负，苦不堪言，那暂时的回避也不失为一种选择。比如，面对喋喋不休的抱怨、没完没了的指责，可以说一句“对不起，我还有工作要做”；面对与是大非无涉的争论的对方的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可以说一句“也许你是对的”；面对无厘头的纠缠不休，可以干脆埋下头做你该做的事情。

如果还能够进一步，做到同这一类“负性人”保持适当距离，又更进一步发现其身上的某些优点并且由此而在一定程度上发生了对他的好感，那就更好了。

一位外国女作家在《我的哲理》中说得很好：“我们制造了我们身体里每一个被称为‘疾病’的东西”，“怨恨、批评和内疚是最有害的心理模式”，“丢弃怨恨甚至能够化解癌症”，她特别地强调：“我们必须原谅并宽恕每一个人”。

也许上述对待难以避免的烦心人和烦心事的处置有一点阿Q的味道，但当生活不像一加一那样简单的时候，又何妨阿Q一点呢。我很敬仰的著名作家韩少功在他的新著《在后台的后台》中说“阿Q是差一点火候的庄子”，说得真好，其中有一种大智慧在。

我自己也常碰到这样的麻烦事：讨论的明明是写作，作者却一开口先要说明自己是某某泰斗的得意门生，这作品又是事先经该泰斗首肯过的，如此一来，别人纵有金玉良言，也都无法开口，讨论也就难以进行。还有更糟糕的：已经从社团利害出发拟议他担任社团负责成员，列入候选名单，社团选举并非经国大事，多数成员不至太在乎的。他却不放心，选举前见人就介绍自己是某高官的亲戚，结果反而引起鄙视，意外落选，也给选举组织者造成被动。

不过，类似的事情见得多了，我又不知为什么生出别的一些想法。

有一次我在路上偶遇一位小学同学，问他何去何从，他的回答让我吓了一跳，他说的是去某宾馆与某歌星聊天，那歌星的名字在全中国几乎妇孺皆知，他说那名字时省略了姓，只说了名，类似影视剧里伟人之间的互称，极为亲切。我以为自己听错，又将那明星的全称连姓带名钉了一句，得到的回答是很明确的肯定。后来我知道，这同学下岗多年，现在在一家组织商业演出的公司打工，在那里，他这样的被叫做“马仔”。

不久前，我所在的单位举办文艺名家讲座，请的多是京城大家。那天我在院子里遇到一位县草台班的负责人，正向随行的几位交待事情。因为事先看过名单，知道他们是来听讲座的，结果打过招呼，他的回答却是“来看朋友”，那“朋友”就是今天要讲演的那位名家。

两次我事后都只有默然。并不是说我那位同学和那位县草台班负责人与歌星名家就绝无可能或者绝无资格成为朋友，我一时有一点难于接受的是他们似乎没有必要否认去为公司办事和来听讲座的事实。

这两件事给了我不少的触动。两个当事人的生存境况都不尽如意，如此表现，除了人人难免的虚荣，未必没有难言的隐衷。看过一段名人名言：要知道一个人缺什么，就看他炫耀什么；要知道一个人自卑什么，就看他掩饰什么。只要不是招摇撞骗，不构成对他人的侵害，虚荣并不都那么可笑，有时候甚至会是一种辛酸。

不过，我还是觉得，人还是多一些自信好，还是少拿名人说事好。这样活得踏实。实实在在活好自己，比什么都强。

习惯成自然

早年在县工作，县领导积极开发旅游，领着我们爬进当地一个溶洞考察，事后让我们几个小文人编解说词。我们挖空心思：左有蛟龙入海，右有猛虎出山，前是观音坐莲，后是仙女下凡，直说得五迷三道，天花乱坠。调省若干年后，我去该县开会，朋友领我去已成名胜风景的这个溶洞重游，听着那些多年前参与过编造的说辞，我有点哭笑不得，请讲解员随便说说就行了。讲解员一面“哦哦”答应，一面却仍然一丝不苟地背书。我不得不说明自己就是那些说辞的作者之一，请她真的不必那么认真。她很愕然地看着陪我的朋友：那我就不知怎样说了。朋友只好说：那你就休息一会儿。

性质同样的事我在柴达木也遇到过一次。那次是采风，我们一路吃了半个月带血的羊肉，好不容易在柴达木油田遇到一家川菜饭铺。但有位北京作家却是既吃不惯羊肉，也决不敢碰辣子的。我们告诉服务员，下道菜请厨师别放辣子，但菜端上来，还是辣气冲天。我们再次强调，再上的菜依然如故。请教服务员这是什么道理，答曰：师傅说，哪有做菜不放辣子的？不放辣子的菜他不会做。

这是两个职业习惯的例子。还有非职业的习惯，其惯性甚至甚于职业习惯。

我认识的一位神志健全的仁兄，业内和业余最投入的一件事就是写举报信或打举报电话。举报的内容集中在政治、经济和道德。举报的对象包括上级、下级、同事、邻居、熟识和不熟识的朋友。一个人社会责任心强，自然是好了。遗憾的是，凡这位仁兄的举报，有关部门彻查的结果只能证明他的

类似的公案自然永远不会有断的时候。“桃花源”本来就是一个乌托邦，后人也不过是借题发挥罢了。醉翁之意不在酒，甚至也不在山水，而在山水可能带来的经济效益。认真了，就不免迂阔。

但陶渊明只有一个，其本来的生存状况也只有一种。遗憾的是人们却不得不靠想象来臆测。

这就难得确凿。

我在鲁迅关于陶渊明的文字里，就看到两种不同的描绘。

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里，鲁迅写道：

“……他非常之穷……就去向人家门口求乞。他穷到有客来见，连鞋也没有，那客人给他从家丁取鞋给他，他便伸了脚穿上了……”

在后来的《隐士》里，鲁迅写道：

“……然而他有奴子。汉晋时候的奴子，是不但伺候主人，并且给主人种地营商的，正是生财器具。所以虽是渊明先生，也还略有些生财之道在，要不然，他老人家不但没有酒喝，而且没有饭吃，早已在东篱边饿死了。”

这两段话，哪一段更可信呢？

我倾向于相信前一段。

要尽可能接近真实地想象一个古人，我觉得还是以他本人的记录为依据比较可靠。

我在陶渊明的诗文里看到的“他有奴子”的依据，是《归去来辞》里“童仆欢迎”一句。这“童仆”是否就是“奴子”，不知有没有确切的考证。但陶渊明诗文中其他关于他的生存状态的描写应该是无须考证的。

他明明白白地写过自己的劳动：“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很难说这是个坐享其成的人；

他明明白白地写过自己的乡居生活：“……农务各自归，闲暇辄相思。

次都会在哪块石头上醉卧——人们将那块荣幸的石头名之曰“渊明醉石”，并以它为主题建了“醉石度假村”。稍稍清醒的时候，陶渊明便在几十里外的东林寺跟慧远老和尚谈佛论诗。说是两个人好得不得了，每次陶渊明离去，慧远都要送出重重山门——东林寺是当时南国唯一佛教圣地，僧众有数千之多，是一个规模庞大的寺庙群，夜里小沙弥是要骑着马关山门的——还不尽意，还要送过山溪，以至山上护法的老虎不得不叫起来加以制止。于是有了今天的虎溪桥。

所有这些，无疑都是民间杜撰。既是杜撰，就未必必须合乎情理。我也曾是酒徒。一旦大醉，眼一黑，脚一软，泥里水里倒头便睡，哪里还有功夫认准一块石头高卧。至于慧远和尚，他47岁来庐山的时候，陶渊明才16岁；陶渊明41岁辞官回家的时候，慧远已72岁。附近有如此一座名重朝野的寺庙，有如此一位德劭望重的高僧，陶渊明去寻访是很自然的。但陶渊明的炒热是唐宋时候的事，当时的一代宗教领袖跟一个不入世流也并没有被捧成明星的穷诗人会不会有那样的忘年交，恐怕更大的可能是后人的一种愿望。

这类故事不管说得怎样神乎其神，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突出了陶渊明作为一个隐士的隐逸特征：逍遥自在，落拓不拘，超凡脱俗，无牵无挂。

这跟认真严肃的学者的看法不无差距。

鲁迅认为真的“声闻不彰”、“息影山林”的“隐君子”“世间是不会知道的”，而有了“隐士”美名的人有时不免被人“当做笑柄”。他的看不起隐士是显见的。但他对陶渊明却高抬贵手。他一面认同“陶渊明先生是我们中国赫赫有名的大隐”，一面又指出“陶潜因为并非浑身都是静穆，所以他伟大”。

在那样一种矛盾尖锐、冲突激烈的社会历史环境下面，鲁迅是很不以所谓“静穆”为意的。他为白莽的《孩儿塔》作的序在一连串激情澎湃的形容之后，严正地说：“一切所谓圆熟简练，静穆幽远之作，都无须来作比方，因为这诗属于别一世界。”

而陶渊明的诗显然同样也不属于白莽所属于的那个“别一世界”，“圆熟简练，静穆幽远”恰恰是陶渊明所开创的诗风。好在他“并非浑身都是静穆”，要不，差一点“伟大”不了。

然而，鲁迅在实际上并没有贬低过陶渊明的静穆。他很赞赏地说过：

得多了。

但柳三变并不能因此就比苏东坡伟大。人们总是把更多的尊敬献给更有权势更有声望的人。汉语言很丰富，同是乱搞女人，皇帝叫“游龙戏凤”；士人叫“寻花问柳”；草民百姓叫“偷鸡摸狗”。显然，第一种人尊贵，第二种人风雅，只有第三种人该骂的。

如果说在那样的时代里，有那样的事只是使人无奈的话，那么在现代社会里出现对妇女命运的漠视则就难以理喻。前些年有个曾有些诗名的人杀了妻，又自杀。结果整个舆论惊叹的是天才之死，而无辜的死难女人就因为名气不如凶手而几被遗忘。起哄的人们中，那些素来就喜欢凑热闹借机出名的浅薄之徒自不必道哉，令人不解的是海内外一些常以社会良心自称的大名人的良知也竟麻木到令人吃惊的程度，乃至认为名气才华可以掩盖一切而失去判断是非的最基本原则。他们为天才一洒惺惺惜惺惺的人性泪水的时候似乎忘记了，没有最基本的善恶标准其实正是一种非人性行为。

也许我过于执迷，不识得应该敬仰天才的大体。但仅以对待女性的态度论，其所反映出来的人道精神，我仍坚持以为，柳三变为高，苏东坡为下。

即使我知道，这认识有一些攻其一端，斯害也已的偏颇。

说话也是一种艺术

有位朋友是新好男，常陪妻子逛商场看衣服，妻子老是一味对衣服挑剔不休，说话颇不中听，让营业员翻白眼，结果也就常常不欢而归。

“说话”也是一种艺术。很多时候，有些人吃亏就是因为缺乏说话的艺术。同事穿了件新衣服，别人都称赞“漂亮”、“越来越年轻”，你却直接说“不适合你，你太胖”或“你的肤色不配这衣服的颜色”。不仅扫了当事人的兴，那些称赞的同事也很尴尬。就像鲁迅写过的，一家人给儿子做周岁，大家都说这孩子将来一定如何如何出息，却有一个人说这孩子将来要死的。尽管说的是事实，却谁也不会认为恰当。

学会说话，非常容易，大多数人到了两岁都会了。但是学会说别人受听的话，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们常说某人不会说话，其实是指其不会实话巧说。

这里有两个实话巧说的例子。美国总统柯立芝的女秘书打印文件标点符号出错，柯立芝的批评是：“你是一个迷人的小姐，希望你打印的文件像你一样可爱。”女秘书从此打印文件极少出错；首相丘吉尔对英国第一位女议员阿斯特说：“议会里有一位女议员，会让我担心在我洗澡时有人闯进来。”阿斯特说：“你大概还没有帅到要担心这种事的地步。”听起来像是玩笑。

会说话的人，即便在一般人肯定大光其火的境遇中，也会依旧保持自己的教养、风度，却又把话说到了绝佳处，以至成为经典：

华盛顿的秘书迟到，以手表出了毛病作辩解。华盛顿没有耍总统威风，而是很欣然地接受了秘书的辩解，说：“恐怕你得换一块手表，否则我就只